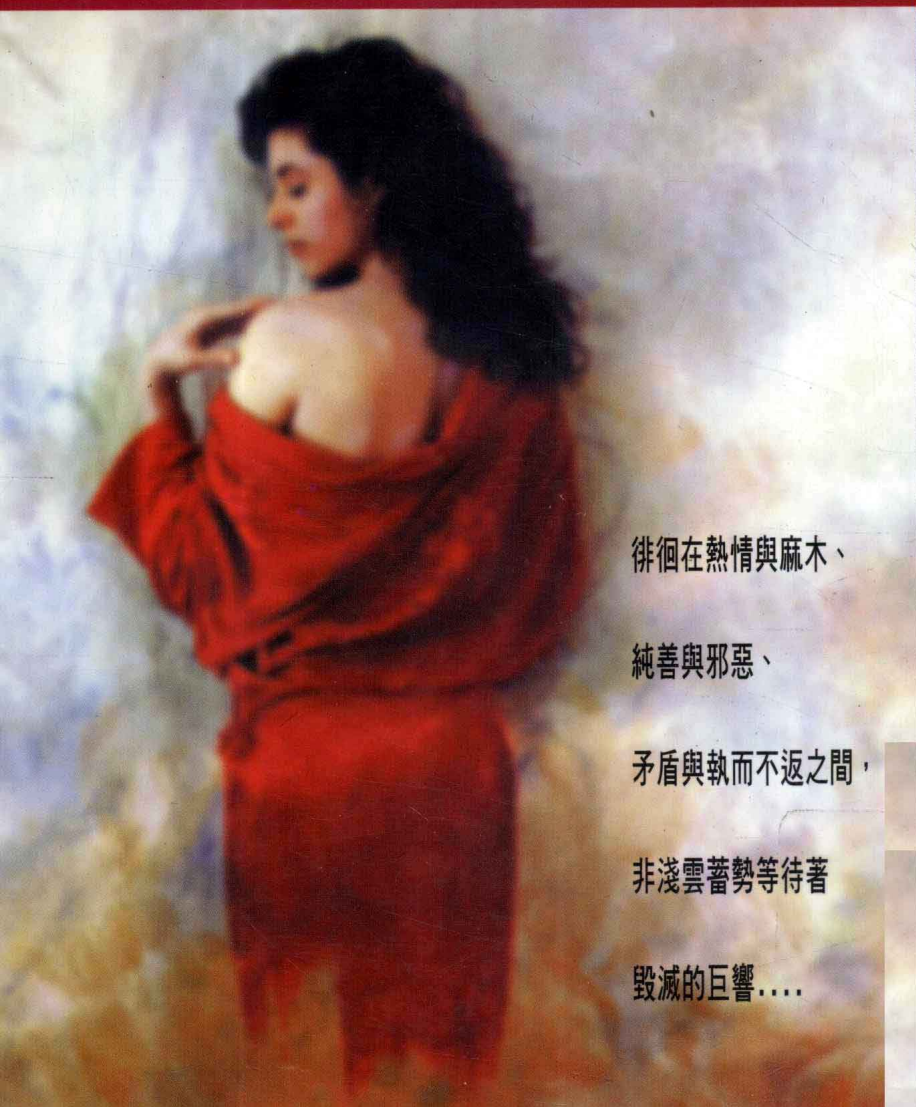


貓的眼睛是紅色

深雪◎著



徘徊在熱情與麻木、

純善與邪惡、

矛盾與執而不返之間，

非淺雲蓄勢等待著

毀滅的巨響……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貓的眼睛是紅色／深雪著

． --初版． --臺北市：

探索文化出版；臺北縣新店市；學英總經銷
， 1997 [民86]

面； 公分．--（騷動小說；9）

ISBN 957-8493-66-5（平裝）

857 7

86005271

ISBN 957 8493-66 5（平裝）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騷動小說⑨
貓的眼睛是紅色

作者／深雪
社長／劉秋鳳
叢書主編／王怡丹
執行編輯／蕭麗媛
校對／王環鳳・蕭麗媛
出版者／探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／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68號7F
電話／二一八三六四一
傳真／二一八九四九六
法律顧問／景王鳳律師
總經理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／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F
電話／二一八七三〇七
傳真／二一八七〇二一
郵撥帳號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五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6四三〇號
排版／鑫上統股份有限公司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
定價／一八〇元

貓 的 眼 睛 是 紅 色

深雪◎著

騷動小說 9

自序

深 雪

不知道爲甚麼要寫作，直至，我寫了這個故事。

一直不是討人喜歡的女子，少女時代尤其過得苦。不合羣、內向、深沉、永遠的有口難言。身邊的人都不接受我，而我又不明白他們的價值觀，縱然每天上學放學，身邊站著近千個有呼吸有表情的同學，我還是覺得我是生活在棺材之內，是一生一死的世界，在與人無尤之餘，是更多的不明所以。

唯一的定位、唯一有知覺的活動，便是寫東西。寫給自己看、寫給陪伴我的貓兒看。那時候我不知道的是，寂寞封閉的少女時代，奠下了我將來要走的路。

中學時代過去以後，是大學時代，情況好像好了點。然而不知是運氣太好抑或是冥冥中註定，竟遇了不應遇上的人。我認識了一個杞

貓的眼睛是紅色

· 深 雪 ·

如晰、一個雅倩達，更知道誰是非淺雲，少女時代的沉鬱不滿與淪落，突然一下子爆炸開來。日子徘徊在正常與不正常、熱情與麻木、純善與邪惡之間，不由自主的矛盾，令我再也分不清自己是個怎樣的人，只知道被傷害以後，渴望把對方毀滅之餘，也願能毀滅自己。

現在真正地長大了、寫下來的東西不再只給自己看之後，許多人告訴我，說我寫的東西變態、不正常。我實在不清楚何謂變態？甚麼才算不正常？只知道我想寫，下意識地認為這樣就是最好。

然而，在《貓的眼睛是紅色》完結後，我突然地清醒過來，似乎，許多的心結也被打開了。我終於知道爲甚麼要寫作。原來，這是我唯一對外溝通的方法，我在表達著真正的自己。

如果大家依然認爲我不討好和難以明白，我一點也不介意。我願意繼續不討人歡心，讓別人鄙視我之餘，也盡情地鄙視別人。

我做我的，我以我的方式對你說話，你不喜歡的話，我是不會說對不起的。

中環心臟區的一條後街。

十月陽光是柔和的暖，天是開朗的藍。今秋流行橘紅色調，街上明艷的女士都是一身的橘紅，配上咖啡或黑。午膳時候，一組組的橘紅色擦身而過，點綴了灰調的土地。

午膳時分是可怕的多人，大大小小的食肆內全是衣冠楚楚、排隊付錢等吃飯的中環人。

唯一寧靜的角落，就只有那條後街。

那是以售賣古玩和掛畫而聞名的街道，買賣高檔的真假製品。在這條後街的盡頭，是淺雲經營的剪紙店。

全城大概只有這一間專賣剪紙的店舖。淺雲的店已開了兩年，內裏的剪紙是她一人所做的。店內陳列的二千多張剪紙全屬白色色系，

部分是紙質、部分是布質，都被鑲在名貴的銀製或鍍金相架內。以實質價值而論，相架比剪紙貴；但真正值錢的，是淺雲的手工。

這樣別致的一所店子，當然不會被人忽略，雜誌、電視台時有報導，但亦當然，客路不算大衆化，三千元一張兩呎乘一呎的剪紙，不是屋邨家庭的裝飾品。

淺雲的生活過得很好，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，才廿三歲，大學畢業了兩年，已擁有自己的店舖，而且生活優游，以嗜好爲職業，結交的又是品味好、生活富裕的人。

還有，淺雲長得很好看：尖尖的下巴、高挺的鼻梁、細長的眼睛、修長的脖子、皮膚白皙、身形高挑、頭髮短短貼貼，是令人一見難忘的類型。所以大家除了留意她的店外，更留意她這個人。

這樣的女流，大概不會缺乏伴侶吧。

事實上，她真的無所缺。淺雲有伴侶二人。

今天是星期二，著名地產商兼親中政客黃喚濤的年輕妻子 Rebecca

ca Huang光臨淺雲的剪紙店。

一貫的名媛打扮：一絲不苟的大髻長髮、鮮明的化妝配以黑眼鏡、Hermes的圖案襯衣加Van Cleeps長金鍊和Chanel披肩，還有貼身的長褲和長靴。在秋色下，她觸目地走進後街的剪紙店。

淺雲遠遠便看到Rebecca婀娜的身影。

她望了望自己身上的衣服。她今天穿黑衣服。

嗯，正好。有種嚴肅的性感。淺雲為自己今天合意的打扮，自顧自微笑起來。

所有認識與不認識淺雲的人，都覺得她有一種恬靜的美態，輕輕的、淡淡的、薄薄的，似是那種不多說話但又永遠微笑、我行我素卻又不會開罪別人的姿態。

平常的顧客、萍水相逢的朋友、來訪問的人，都認為淺雲就是那種如水如湖的女人。淺雲並不介意別人這種看法，但她心知肚明別人的眼和心都太簡單。

貓的眼睛是紅色

· 深 雪 ·

Rebecca推門而進，帶動了懸在半空的盜鈴。

淺雲看著她豐滿的嘴唇，不跟她說話，也沒甚麼表情。

是Rebecca先卸下戒備。她脫下太陽眼鏡。

淺雲依然沒說話，也沒有跟她打招呼。

這種靜默，顯示兩人關係特殊。

Rebecca走到淺雲面前，把淺雲素淨的臉凝視了一會後，逕自沿著櫃枱走到門上寫著「閒人免進」的房間裏。

淺雲把店門上鎖，掛上「外出午膳」的牌子。

然後，她也走進門上寫著「閒人免進」的房間裏。

Rebecca早已躺在沙發上。淺雲走過去，雙手按在她的肩膀上。

沒有吻她，沒有跟她說話，淺雲替Rebecca解開恤衫的鈕扣。

那是個橘紅色的胸圍，Rebecca緊貼潮流。

淺雲微笑。這時候Rebecca也好像放鬆了，對淺雲說：「喜歡

嗎？」

伏在她上面的淺雲聳聳肩，像男人那樣。「還是喜歡妳甚麼都不穿的樣子。」她說。

Rebecca忽然咕咕地笑了。淺雲看著，心念一至，隨即緊握她的脖子。

Rebecca眼珠一溜，望著頭上的女人。像許多個從前一樣，她的眼神都是驚喜交集。好些日子了，從未改變。

淺雲把Rebecca的頭髮扯高。征服她。

每次看到Rebecca的笑容，淺雲總以為自己已變成了男人。男人最愛女人躺下來以後的媚笑，男人也愛性感豐滿、生命力強的女人。

淺雲自覺已是個勇敢向前、無所懼怕的男人：她進入戰場打仗殺敵，即使血流成河也屹立不倒；她強壯無敵；她是一國之君、一邦之主、一族之神。

男人的女人在哀求、在呼叫，她的頭髮散亂，她的脂粉脫落，她是給男人控制的人，她的生死掌握在男人手上，她每一聲叫喊是男人

貓的眼睛是紅色

· 深 雪 ·

賜予的反應。

房間內有零零碎碎的剪紙和輕紗。當淺雲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的時候，她會拿著她的剪刀小心翼翼地在白紙白布上剪下去，專注地、寧靜地、心境平和地，剪出天上的飛鳥、教堂的花鐘、落日的晚霞，剪紙中的世界潔白無瑕，剪紙人的神情和心境也是恬靜一片。

剪紙人把剪紙裱在相架或畫框內。剪紙人穿白、穿黑、穿長裙、穿輕紗。剪紙人笑語盈盈、剪紙人溫柔隨和。

現在在同一個地方，剪紙人換了不同的心情。她扭轉了性格，她幻想自己變成另一個人，激烈地跟一個美艷的女人做愛。

在停下來之前，淺雲攔住 Rebecca 巴掌。

在一巴掌之後，事成。

Rebecca 輕撫被打的臉蛋，嬌柔地躲進淺雲的懷裏。淺雲輕掃懷中人的長髮，眯起眼睛從房間的氣窗望出街外。

藍天，明亮的顏色。

——曾經在一些有著藍天的日子，淺雲嬌嗲地嚷著要喝奇異果汁，那時候陽光照在她淺褐色的眼眸內，陽光照在她飄逸柔順的長髮上。

——曾經。

淺雲移開視線，沒有再看那片藍天。

「要走了，」Rebecca說：「囡囡幼稚園放學了。」

淺雲鬆開雙臂讓她走。她穿好衣服、擦頭髮、補妝。她依依不捨地在淺雲的脖子上吻了又吻，才不情不願地離去。

淺雲穿好她的黑紗裙，洗了把臉，對鏡以手指掠了掠服貼的短髮，然後站到鋪面，繼續營業。

一名洋婦進來，看上了一幅八呎乘六呎的布質剪畫，淺雲就是招呼她也花了個半小時。這樣一折騰，也就忘了剛才Rebecca佔有過的空間。淺雲微笑、淺雲耐心地向客人解釋，彷彿那些因Rebecca而產生的腥香味，全是幻覺。

淺雲可會想過，Rebecca的心情並不一樣。Rebecca到半山把三歲的女兒接回家後，一直懶懶地窩在床上，雙眼瞪著天花板，心裏全是淺雲那猛烈直接的震撼。

她有心而她無心，注定要受苦。

天色由藍變紫再變黑。冬季漸近，夜來得很急很快。

淺雲關燈鎖門，又是晚飯時間。

今夜的晚飯，又是獨自一人享用。但淺雲懂得享受一個人的時分，橫豎與別人一起，偶有的寂寞還是不能掩飾。這三年的日子裏，她沒有多少天曾投入過。早來的事業成就、別人的羨慕與愛護，她都毫不重視。

淺雲知道，唯一教她真正投入的，是回想回想又回想。

是有這樣的人，年輕、漂亮、有事業，卻不覺得生命有姿采，唯一令她心動的，是來去匆匆的回憶。

她走過蘭桂坊，有趣、可愛卻又頹廢的小小的地方。蘭桂坊可能

是其他擦身而過的人的回憶，然而淺雲的回憶不在這裏，雖然她的氣質跟蘭桂坊獨有的氣氛很吻合。

但這夜，她會在蘭桂坊遇上一個人，而這個人，將會是她重要的回憶。

在蘭桂坊遇上一個爲你人生加添故事的路人並不稀奇。起初淺雲也是這樣想，他不過是個搭訕的男人吧。

那夜她在泰國餐館吃辣，淺雲一向愛吃辣的東西。這正如她那些隱藏的性格，從她白淨如奶的外表是看不出來的。

在她喝著冬蔭功湯的同時，那個坐在斜前面、同是獨自在晚膳的男人第三次對她展露微笑。

男人大約廿八、九歲，穿著恤衫、羊毛衣、501，不算英俊也不是醜，但因爲笑容很好的關係，可以撥入cute一類。

淺雲瞪了他一眼，繼續喝她的湯。

然後，男人走過來，沒問准便坐在她跟前，對她說：「妳是非淺

雲，我看過雜誌介紹妳的剪紙店。」

淺雲抬頭，很有禮貌地說：「敝店明早十一時才開始營業。」

男人笑，笑容爽朗。「但我對剪紙沒興趣，」他頓一頓。「我有興趣的是妳。」

淺雲揚了揚眉毛，不由得笑出來。她對自己說：對他另眼相看吧，然後引誘他上床。這樣簡單、直接的男孩子實在是造福人群。

「啊？」淺雲回應。

男人說：「其實，我想爲妳拍照。我是攝影師。」他遞了一張名片給她。

宜琛恩。淺雲好像在那裏聽過這個名字。

「好的，我收下你的名片，有需要的話，我會找你。」淺雲說。搭訕完畢，那個叫宜琛恩的男人結了賬，然後離去。淺雲吃過晚飯後，才知道宜琛恩把她的賬單也結了。

看來是個有風度的男人，不是爲了吃「免費餐」。

九時三刻，淺雲到Propaganda小坐，看看會否碰見奇藍、奇綠兩表弟。

在吧枱後的酒保看見她，問：「Rebecca呢？這陣子沒見過她。」

淺雲如實作答：「她忙著帶小孩。」而且她的丈夫回來了，她們不能太明目張膽。

「奇藍、奇綠在不在？」淺雲問。

酒保遞來一枝Sol，指指舞池中央。「High到暈。」

奇藍今天穿銀色上衣，奇綠則穿金色，兩個瘦小的男孩，看上去像七十年代夜總會的歌星舞伴。奇藍、奇綠時而擁抱對方，時而擁抱別人，每當音樂節拍稍緩，他們便擁吻。

淺雲站在舞池旁，奇藍、奇綠在人堆中看見她，一起叫嚷：「表姐！」

淺雲微笑，奇藍、奇綠穿過人堆走到淺雲身邊。

「媽媽說你們兩人其中一個要回鄉下探婆婆。」淺雲告訴兩表

貓的眼睛是紅色

· 深 雪 ·